

女勇士

〔美〕汤亭亭 著
李剑波 陆承毅译 张子清校译

I712.4
1227

I712.4
1227

漓江出版社

SB750/06

84
w2



汤亭亭近照

美国华裔文学

(总序)

张子清

—

美国文学的特色之一是多民族性,除了以白人为主的主流文学之外,力量较为强大的有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在过去的美国文学史上,往往把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分专门章节撰写,这似乎成了我们的美国文学研究者的共识。然而,从60年代开始,美国亚洲裔文学作为一支劲旅,逐渐以令人注目的活力登上美国文坛。这其中包括了日本裔文学、朝鲜裔文学、菲律宾裔文学、华裔文学、东南亚各国后裔文学,而华裔文学则远远走在同伴们的前列。我想称它为黄种人文学,它在美国当代文坛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本土的印第安人文学,目前虽不能和黑人文学或犹太文学并驾齐驱,但在个别领域(如小说)和它们相比则毫无愧色。

这里必须说明,所谓华裔文学不包括华侨文学,即移居美国的第一代华侨用汉语或英语创作的文学,例如国人所熟知的林

2 女勇士

语堂、聂华苓、白先勇、张爱玲、黎锦扬、於梨华、陈若曦、董鼎山或刘耀中等人的作品均不属此列。它专指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创作的文学，因此它具有以下两大特点：

(1) 华裔作家在美国自幼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熟练地掌握了英语，用地道的英语写作。

(2) 华裔作家通过移居美国的父母和中国的典籍，自然地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作品程度不同地积聚了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沉淀。所谓程度不同，有以下两种不同情况：

(a) 一些华裔作家的父母是移居美国的第一代华侨，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文化成分在他们的遗传因子中至少占一半。

(b) 一些华裔作家的父母一方是华侨，另一方是美国人。他们基本上不通中文，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比前者少多了。他们作品里的洋味儿远比中国味儿浓。

二

华裔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1) 华裔作家起始时往往以介绍中国文化、风土人情尤其是美国的华人社会(如唐人街)的风俗习惯为主，这主要受了他们的前辈华侨作家的影响。

(2) 他们逐步在作品里反映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在华人社会里的撞击和冲突，具体体现在第一代华侨与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子女之间形成的代沟。第一代华侨身在外邦，心怀故土，而他

们的子女则同他们的保守思想和传统习惯格格不入。两代人的误解和抱怨戏剧性地造成了很深的代沟,既具有世界的普遍性,也具有中美文化撞击的特殊性。

(3)他们同时成功地描写了中美文化在华裔青年一代身上得到了有机的融汇。

(4)他们从美国人的视角观照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美国现实进行了深沉的反思。

华裔文学在演变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

(1)一般说来,黑人作家和犹太作家对美国文学史或文选把他们的文学列入专章大为不快,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他们的文学应列入白人主流文学之中。刚起步不久的华裔作家却觉得把他们的文学列为专章是重视,不存在种族偏见。这恰好说明华裔文学在总体上比黑人文学或犹太文学软弱,是稚嫩的小兄弟,正处在需要批评家们培养和扶植的阶段。

(2)美国评论界对华裔文学的评论,已从过去的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趣逐渐转向对作品本身的肌质、张力、结构、文体等等艺术特色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华裔文学开始趋于成熟。

三

华裔作家队伍之中,戏剧家和评论家相对的势孤力单,而小说家和诗人从60年代开始成批崭露头角。华裔诗人们出版了诗集,得到了诗歌奖,获得了诗界的承认。优秀的华裔小说家的作品在目前很多是畅销书,在广大美国读者中影响颇大。其中汤亭亭(原译名马克辛·洪·金斯顿)(1940—)是华裔作家群中的

4 女勇士

佼佼者。

汤亭亭不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们的青睐。美国最近出版的文学史或文选无不对她的作品作出高度的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裔文学近年来在美国声誉日隆,与汤亭亭取得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她的处女作《女勇士》(1976)面世之后立即引起了社会轰动效应,美国各报刊对它的评价文章如雨后春笋,但大都把它作为非小说进行夸奖。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来说,应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然而,汤亭亭硬是不吃这一套,写文章反驳他们,批评他们的评论是皮相之见。她辩解说,《女勇士》不是写自家身世的非小说(那是出版社为了营利而招徕读者),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国小说。足见她对自己在文坛上建立的牢靠地位充满了自信。把《女勇士》和《中国佬》的故事情节融为一体的戏剧《女勇士》1994年在美国东、西部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汤亭亭在美国的知名度更大,虽未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美国作家尤其评论家对她极为重视。

如果说黑色幽默小说在60年代的美国风行一时,约瑟夫·赫勒和库尔特·冯尼古特大受美国读者的欢迎,那么从70年代中期开始至目前,轮到汤亭亭及其他优秀的华裔作家走红了。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艺术规律。60年代吃香的黑色幽默作家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似乎已经穷尽了,再也挖不出新意了。众所周知,一个作家若重复别人固然没出息,但重复自己也等于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也许是历史的垂青,如今中国文化和文学却成了美国作家尤其是华裔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四

华裔文学繁荣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1)美籍华人或华裔在美国政界、商界、科技界、大众媒介传播界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十分成熟。有充分的资料证明，如今美籍日本人和美籍华人在美国掌握尖端科技的能力已超过了白人和黑人。这大大提高了华人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他们再也不是从前被人鄙视的苦力了。

(2)中国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扩大，提高了他们的威望，也增加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3)华裔文学在 60 年代的美国各种反主流文学如垮掉派文学、女权文学、黑人文学的蓬勃发展的氛围里得到了成长的机会。

(4)美国文坛的宽容性、自流性和出版界的商业性为华裔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

既然现在美国文学界对华裔作家如此重视，那么及时地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看看他们在海外怎样弘扬中国文化，看看他们在中美文化撞击下的心态，研究他们的艺术手法，看来是有必要的了。因此笔者与美国友人屈夫(Jeff Twitcher)博士试图编一套美国华裔文学丛书，以汤亭亭的小说为起始。不过，这项有系统的介绍工作在国内尚属首次，我们希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教、译者的参与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建议。

6 女勇士

另外,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作者同意将她八十高龄的父亲汤思德先生对《女勇士》所作的批注印在有关章节里,这无疑增加了这本译著的光彩。最后,感谢漓江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责任编辑汪正球同志的不懈努力,使这准备了多年的出版计划开始成为现实。



译序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的处女作《女勇士》(1976)的发表,使她立即饮誉美国文坛,至今名声不衰。该书由于描写坚强的女性而成为当代妇女文学的经典著作,而对美国主流文学的读者和批评家来说,它那异乎寻常的中国内容更令他们销魂。许多著名评论家都对它做了高度的评价。它不但成了流行一时的畅销书(例如开篇首句“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妈妈说,“告诉任何人……”已成了美国大学生的口头禅),而且在面世的当年荣获国家图书批评界非小说奖。

汤亭亭的父母从中国华南移居美国后不久,于1940年生下汤亭亭。汤亭亭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斯托克顿长大,她的父母在此以开洗衣坊为生。1962年,她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60年代中期起,她先在加州中学教英语和数学,时达十多年;从1967年起,与丈夫演员厄尔·金斯顿和儿子约瑟夫赴夏威夷后,仍在学校谋职,直至她的处女作获得巨大成功后才专门从事创作。汤亭亭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

《女勇士》着重描述汤亭亭母亲一方的女眷们,而她的第二本书《中国佬》(1980)则反映她的家庭(包括父亲)在美国旧金山的几代华侨的经历。两书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重新塑造,提供了背景广阔的几代华人的家史,而它又通过她童年的回忆

逐渐展开。《中国佬》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她宣布说,这两本书掏空了她的家史和故事。她必须另辟蹊径,转入纯虚构的小说创作。她的近作《孙行者》(1989)正是一部以60年代早期旧金山华裔嬉皮士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虚构小说,同样是畅销书,而且同样在美国文坛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女勇士》通常被视为是自传,但它决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平故事。只有最后部分涉及汤亭亭童年时期的事件和经历,其他部分则主要是她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告诉她的关于母亲及两个姨妈的故事。年少时汤亭亭是《白虎山学道》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故事大部分建筑在美国儿童对中国巾帼英雄花木兰传说松散断续的奇想之上。我们对此最好接受该书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的暗示。在这部回忆录中,事实与虚构、幻想与现实、个人反思与其他人的故事等等自由地交织在一起。该书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包括风格和素材在内的非凡的范围,从梦幻到神话,再到通常的现实主义。一般来说,该书从以中国为背景的故事,通过更富想像力和奇特的添枝加叶法,逐渐转入以加利福尼亚为背景的现实生活。换言之,故事的时空距汤亭亭自己的经历愈远,故事叙述得愈加脱离现实,也愈加富于想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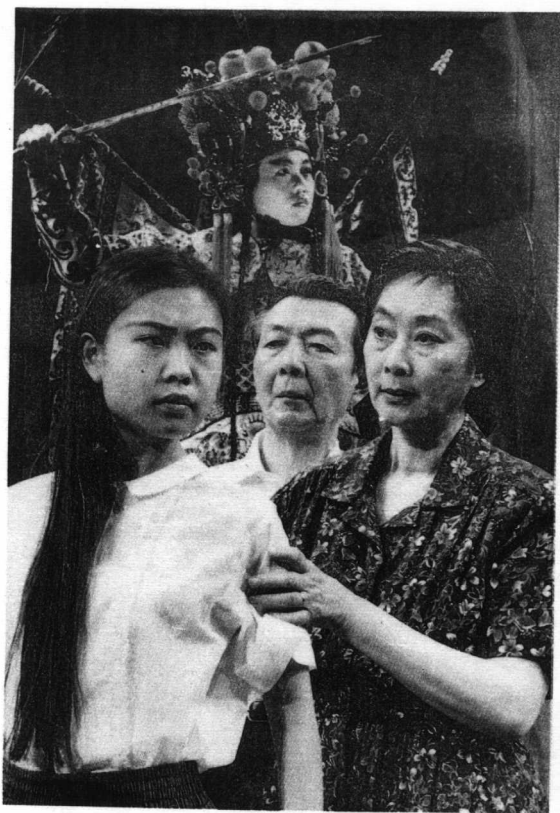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美国普通读者对该书的兴趣大部分原因是他们把它当做“中国”书来看的,因而发觉它具有异国情调,十分动人。不过,汤亭亭本人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她是美国人,因此这是本美国书。出现在书中的中国是汤亭亭通过她母亲和其他华人告诉她的故事,再经过她年轻的心灵的重述和润色而诞生的。所以,这本书写的不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而是美籍华人的故事。这不是汤亭亭因为长大了而排斥她母亲试图传给她的中国思想和行为的个人问题(她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接受或理喻

从遥远的世界传入的传统方式),老一代的中国人通过移居美国而中断了这些传统,尽管他们从没有感到他们真正属于美国。汤亭亭在整本书里探讨当一个华裔美国人对她意味着什么的深刻内涵。作者在书的开头说道:“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们希望了解在你们身上还有哪些中国特征时,你们怎样把童年、贫困、愚蠢、一个家庭、用故事教育你们成长的母亲等等特殊性与中国的事物区分开来?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是电影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她承认这是一个不大可能摆脱的困境:“我仍在不断地想理出个头绪来:究竟什么是我的童年、我的想象、我的家庭、我的村子、电影故事、现实生活等等。”所以我们必须记住:汤亭亭因为不可能是纯粹传统的中国女子,也不容易适应白人为主的美国生活,因此她在书里努力找到或创造她个人意义上的本来面貌。副标题上的“鬼”是她母亲试图传给她的代表中国传统的精神和人物以及一切外国人。在这两类“鬼”之间,汤亭亭必须寻找她自己的路。

(美)屈夫

(张子清 译)





女主人公和她的父母在一起

——肯·弗里德曼摄,伯克利保留剧目轮演专用剧场提供

目 录

美国华裔文学(总序)..... 张子清

译 序 (美) 屈夫

无名女子 (1)

白虎山学道 (16)

乡村医生 (50)

西宫门外 (101)

羌笛野曲 (146)

作家访谈录

东西方神话的移植和变形

——美国当代著名华裔小说家汤亭亭谈创作

..... 张子清(193)

汤思德先生为他的爱女汤亭亭题辞 (202)

编辑后记

好一片用心良苦! 汪正球(204)

无名女子



“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妈妈说，“告诉任何人。在中国，你爸爸有个自杀身亡的妹妹，她跳进了我家的水井里。我们一直说你父亲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好像她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

“1924年，为了保证每个‘上路的人’将来一定会回乡尽责，我们村上为17对新人突击举行了婚礼。几天之后，你父亲及其兄弟，你爷爷及其兄弟，还有你姑姑的新婚丈夫就启程到美国那座金山去了。这是你爷爷的最后一次旅行。那些有幸获得契约的人站在甲板上挥手告别。他们为偷渡者提供食品和庇护，并且帮助他们在古巴、纽约、巴厘、夏威夷上岸。‘咱们明年在加利福

尼亚再见。’他们说。他们所有的人都给家里寄了钱。

“我记得有一天，你姑姑和我一起穿衣服时，我盯着她看。在此之前，我没有注意到她的肚子圆鼓鼓的，凸得那么厉害，但是我没有想到，‘她怀孕了’。直到后来，她的样子开始像个孕妇，衬衣吊了起来，黑裤子的白裤腰露了出来。她不可能是怀孕了。因为，你看，她丈夫已经走了好几年了。谁也没有声张。我们没有议论过这件事。初夏的时候，她快分娩了，从时间上看，那绝不可能是她丈夫的孩子。

“村上的人也在数着日子。就在孩子即将出生的那天夜里，村民们突然袭击了我们的家。有的人大喊大叫着。像一把巨大的锯子，锯齿上挂满了灯，成队的人迤迤而来，穿过我家的稻田，毁坏了稻子。他们的灯倒映在激起波澜的黑水里，数量增加了一倍。水从毁坏了的田埂上流失了。村民们走近后，我们看见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我们认识的男人和女人，戴着白色面罩。披着长发的人们将长发披在自己的脸上。留着短发的女人把发梢竖了起来。有的在前额、手臂和腿上系上了白色的带子。

“一开始，他们向我家扔污泥和石块，接着扔鸡蛋，并且开始杀我们的牲口。我们可以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嚎叫——先是公鸡和猪，最后是牛的吼声。狂怒的人们在我家窗前的夜色中晃动着，他们已经包围了我们。有几副面孔停下来凝视着我们，他们的目光就像探照灯一样。他们的双手平摊在窗玻璃上，上面现出了头的轮廓，并且留下了红色的手印。

“尽管我们并没有为防范他们而紧锁大门，村民们还是从前后两个方向同时破门而入。他们的刀子上仍然滴着我家牲口的鲜血。他们把血涂在门上和墙上。一名妇女提着一只割断脖子的鸡，用洒出的鲜血在她的周围画了一个弧形。我们站在堂屋的中央，眼睛定定地看着前面，周围是祖先的遗像和供桌。

“那时候，家里只有两个厢房。等男人们回来后，再建两个，把院子围起来，建上第三个时就有第二个院子了。村民们挤进两个厢房，甚至连你祖父祖母的房间也没放过，目的就是要寻找你姑姑的房间。在男人们回来之前，你姑姑的房间也是我的房间。这个房间将要为年轻的家庭成员接上一间新厢房。他们撕破她的衣服和鞋子，折断她的梳子，并且放在脚下踩得粉碎。他们把她织机上的织物扯断。把做饭的柴火散了出来，把新织物卷了卷，扔在火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厨房里摔碗砸锅。他们打翻了一只只齐腰高的大缸；腌的咸鸭蛋、萝卜、咸菜一股脑儿翻出来了，混成一股股冲鼻的咸卤流出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乡邻在空中挥舞着扫帚走了过来，把一个个晦气精赶到我们的头顶上。‘猪。’‘鬼。’‘猪。’他们一边抽泣着，咒骂着，一边糟蹋着我们的家。

“走的时候，他们拿了些糖和桔子去祈求菩萨保佑。他们从死去的牲口身上割下一块块肉。有的拿走了没被砸坏的碗和没被撕破的衣服。后来，我们把米扫了起来，装进米袋里，扎紧袋口。但是，洒出的腌菜味一直持续不断。你姑姑就在那天夜里生了孩子。第二天早晨，当我到井边打水时，我发现她和婴儿堵在井里。

“不要让你父亲知道，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他否认有她这么个人。既然你已经开始来月经了，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不要让我们丢脸。你总不希望让人忘掉有你这么个人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吧。村民们正拭目以待呢。”

每当母亲不得不为我们敲敲生活的警钟时，她总要讲起这类故事，而且每次都有发展。她要考验我们面对现实的能力。那些无法继续忍受生活煎熬的移民们，在异国他乡早早地就离开了人世。我们这几代较早移居美国的人不得不领悟到，移民

们在我们小时候创造的这无形的世界，是如何适应了美国严酷的社会现实。

移民们为了迷惑神灵，更换了他们咒骂的措辞，用拐七拐八的街道和假名字使神灵昏头转向。他们肯定也要设法迷惑他们的后代，我想，他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吓唬他们的后代——总是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总是试图给无法明说的事情取上一个名义。我认识的中国人隐匿他们的名字。旅居者在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取上新名字，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真名实姓保护了起来。

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们希望了解在你们身上还有哪些中国特征时，你们怎样把童年、贫困、愚蠢、一个家庭、用故事教育你们成长的母亲等等特殊性与中国的事物区分开来？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是电影故事？

如果我想知道姑姑穿的是什么衣服，是华丽的衣服还是普通的衣服时，我总是这样开始，“还记得那个溺死在井里的爸爸的妹妹吗？”我不能问那样的问题。我妈妈已经将该说的说完了。除非确有必要，她是不会再多说一个字的。这是她的生活准则。她宁愿种蔬菜，也不种草坪。她从地里收回奇形怪状的土豆，吃供过神的食品。

我们无论何时，不管做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总要竭尽全力。我们把风筝放得很高，我们小时候总是活蹦乱跳地去接爸爸妈妈下班时带回的正在融化的冰淇淋，看新年上演的美国电影。有一年，我们看的是蓓蒂·格拉布尔主演的《喔，你这个漂亮的妞儿》。还有一年看的是约翰·韦恩主演的《他带着黄绶带》。每次嘉年华会的一周旅行之后付钱时，我们总有一种内疚的感觉；疲劳的父亲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总是数着他的零钱。

通奸是一种放肆的越轨行为。那些自己孵小鸡，又把鸡胚胎